

春光明媚,只要天公作美,小区草坪都会荡起一阵阵奶声奶气的欢笑和沪川皖等等老生老腔口音夹杂一起的喧闹;而在母婴店、儿童娱乐设施里,亦多是祖孙同行。无论是体恤“中生代”人在职场诸多不易,还是退休后余勇犹存,再或血缘亲情代际更甚……老人带孙儿已成都市生活风景。老话“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如今加一句:养娃靠爸妈。

但“三世同堂”能缓解子女压力又尽享天伦的憧憬始终被现实“咯”得有点痛。用尽“洪荒之力”的老人大多揣着个问题又不太敢问:以前“四世同堂”里有老太爷一

言九鼎,如今“三世同堂”当保姆为何这么憋屈?传统理念和现代家庭的冲突让老人处在“杠头”位置,在儿女家的地位确实尴尬:是主人说了不算,是客人啥活都干、是保姆一分钱不赚,外加搭钱还不算、是志愿者没人点赞……而责任又“压力山大”:要眼到手到心到,做好孩子健康安全第一责任人,孩子遇到矛盾冲突还要挺身而出;还要文化启蒙、心理辅导、培养高雅行为、点拨琴棋书画……儿女媳妇时不时电话查岗:娃咋样啦?却不说:你们辛苦啦。老爸老妈心中如“泥石流”般的牢骚,对女儿还能唠叨几句,对媳妇只能谨言慎行,那才叫一个憋屈!有新闻报道:某地一协警因“接娃晚了”对父亲大打出手,结果丢了饭碗还在“父子”里呆了5天。老人微信群里群情激昂:“关太少!”随后借题发挥:管第三代真是我们天责了?当然也有相互调侃的:电视台啥时拍“老人带孙真人秀”,俺第一个报名!好好说说心里话。

电视台还真播放过名为《沪漂老人》

的节目,讲述那些不远千里到浦东张江带儿孙的老人故事。从小孩呱呱坠地到上小学初中但“住家保姆”还不能“解套”的苦恼;逆光下满头银发的老人携带孙儿在绿化带蹒跚而行,画面很美但其中背井离乡的精神孤寂、不同文化背景的乡愁悠悠……又有谁知?那些老人的孩子都是高薪的海归、MBA,而更多老人还没如此出息的儿女,他们的抱怨也容易被忽视。

有一段视频在网上流传:一个小孩还没玩够就被带回家,一面走一面发牢骚,话语几乎是老人腔的童声版,“老气”得令人发

噤。众人可以一笑了之,教育专家担忧,“隔代亲”教育让孩子缺乏童趣,老爸老妈毕竟不是万能的。遥想半个世纪前,公办或单位托儿所和幼儿园是必然选择;纺织厂女职工众多还有三班制幼托直上班。尽管抚育水平不能同日而语,便利程度就这么“牛”;每逢夏天,工厂里几位有责任心的女工委员办暑托班,“集约化”安置三四十个小孩,无疑就是最贴心的“福利”。当今已不能仅凭热情办幼托机构,社会支持系统不够只能靠家庭资源弥补,所以老爸老妈,只有请你再上岗!

网称阅历丰富者为“老司机”。带孙前“夕阳无限好”,旅游聚会唱歌“高端大气上档次”;带孙后“只是近黄昏”,做饭洗衣拖地“低调奋进接地气”——反差就这么大。但只要“中生代”在加班出差搞开发见客户之余不做“甩手掌柜”,嘘寒问暖做点“花功”,就好这口的“老司机”便“无须扬鞭自奋蹄”;虽然甘苦自知,依然会念着顺口溜:“老司机,推童车;隔代亲,最难舍……”慢慢远去。

买鞋记

舒非

有一个去意大利作深度旅游的计划,需要买双鞋子,去了两三趟逛街,还是挑不上合适的,惹得朋友嘲笑,说:你怎么这么差劲啊?香港是世界闻名的购物天堂,在这购物天堂里要买一双旅行穿的鞋子,竟会买不到?其实买不到合适的鞋子,问题不是出在鞋子太少,恰恰相反,是鞋子太多,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买旅游鞋,首要条件当然是舒适。不舒服的鞋子走远路,真会要了你的命!最舒适的鞋子莫过于运动鞋。市面上运动鞋的品牌多得不可胜数,从几百块到几千块的都有,几乎每一双都好穿都舒适。我真的看不出这价钱相差几倍的鞋子有什么分别?一般来说,穿牛仔裤踩运动鞋,很搭配,可是假如穿西裤而脚踏一双运动鞋,似乎不伦不类。我要买一双既能穿牛仔裤也能穿西裤的旅游鞋,就要在休闲鞋那边考虑。休闲鞋的款式,颜色更加多如繁星,不知该怎样挑才好?原来,没得挑选固然是很可悲的事,太多可选择的却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

我的鞋子难买,还有一个问题出在自家脚上,年轻时上班穿多了高跟鞋,从小缺乏运动的我,走起路来脚步不够轻快,长年累月脚板长满厚茧,有的好看的鞋子穿起来就不舒服,有的穿起来舒适的却又不好看,充满矛盾。

对了,没有一样需要考虑,那就是这双旅游鞋还得防雨防湿的,要不然旅途之中下起雨来怎么办?看来还得再逛几次鞋铺。

此生多次去过杭州,都为游山玩水,而这次大不相同。第一站我去拜瞻了赵公堤附近的“燕南寄庐”,这是京尉名家盖叫天的故居。走进颇具江南名居风格的四合院,只见一尊盖老手执宝剑、金鸡独立的铜塑,双眼炯炯有神,一派英武气概。盖叫天曾在正厅“百忍堂”里会见过周总理、梅兰芳等人。在后院的“艺人之家”中陈列着他演戏用过的刀枪剑戟和服装,墙上还挂着许多名家题词,最夺目的是陈毅元帅写的对联“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还有王宾虹手书的字幅“学到老”。确实,盖叫天一生孜孜矻矻,勤勉好学,才开创了独具一格的“盖派”表演艺术。

毗邻浙江图书馆,有郁达夫的“风雨茅庐”。还在“文青”时代,我就拜读了他的自传体小说《沉沦》等,以后又在中学N次教过他的散

文《故都的秋》。故居分正屋与后院两部分,其间还有嘉木林荫,一派幽雅拙朴。看了资料,我才知道这房子是郁先生于1927年自己设计的、为情而筑的爱巢,他与杭州美人王映霞在此度过了缠绵而轰轰烈烈的几年。在书房里,我仿佛看到了八九十年前,这位才气横溢的文豪疾笔写作《迟桂花》等名篇的

踏访杭州名居

俞昌基

身影。他在《冬余日记》里写道:这是“一所避风雨的茅庐……”然而他躲不过爱情的凄风寒雨,也躲不过黑暗时代的血雨腥风。

我还去了马寅初纪念馆。马老是美国名校毕业的经济学大家,但并非一个与政治绝缘的书斋文人。解放前他曾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多项要职,却敢于揭发“四大家族”

赞,也期盼全上海的电梯,都能远离烟味。当然,更期盼政府出台更多这样的规定,上行下效,大力推进,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清新的空气!

电梯无烟拂清风,我毫不吝嗇地要点个赞,也期盼全上海的电梯,都能远离烟味。当然,更期盼政府出台更多这样的规定,上行下效,大力推进,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满清新的空气!



翻麻将牌接籽 剪纸 彭敏敏

上险峻之处,三叔要扶我拉我,我也是奋力前行,生怕成了累赘被三叔埋怨。越过山岭,出了峡谷,山势渐渐平缓,树林也愈加茂密。太阳的光线从树

砍柴

刘向东

冠的孔隙中一束束地直射着,使密密的山林清新明朗。这时,三叔说吃点馍吧。我坐在岩石上,吃着黄澄澄的玉谷馍,无边无际地问着三叔,那是什么树,那是什么花;还有我奶说山里有狼,是真的吗?而三叔也不厌其烦地一一告诉了我。

吃了馍,我学着三叔掬水的样子,蹲在潺潺的溪边喝了水。随后,三叔把绳子搭在旁边的树杈上,反复朝我说不能走远了,得看着他砍柴火。此刻,我

才意识到整个山里只有我们俩。四周是幽深重叠的山谷和沉暗繁茂的山林,偶尔还有几声令我惊异又心怯的声音。三叔说那是老鹰和野鸡的叫声,并捏着鼻子学着叫声让我辨别。那时,我感到三叔十分了不起,他不仅会模仿老鹰和野鸡的叫声,而且边砍柴边教我认识了各种树木。尽管那时的砍柴是山里人的生活所需,砍树不犯法,也不算搞资本主义,但三叔专砍死了的树。他说活树要长大成才,况且活树湿气重烟多难烧,而死树干燥,烟少好烧。更有趣的是他指着兀立于崖边的一棵树教我辨别方向,说树枝稠密的朝向是南方,树枝稀疏的朝向是北方。他还砍下一棵碗口粗的树,再砍齐树茬让我观看截面上的圆状木纹,说是一个圆圈表示一年,圆圈越多树的年龄越大。后来三叔就是用这棵有十几个圆圈木纹的树干,照着画上女民兵背枪的样子给我做了一支让我爱不释手的“冲锋枪”。

再后来我还知道这次三叔带我去砍柴,纯属是让我长点见识。他怕我走累了而不敢走远,返回时特意选了一条不用翻山越岭的河谷近路。即便如此,我还是累得气喘吁吁,看着三叔挑着两捆沉甸甸的柴火,我怎么也跟不上他有力稳当的步子。而三叔却不时地回头看看我,要么放慢脚步,要么放下柴火等我歇脚。趁着歇脚,他又教我认识了红色的杜鹃花、黄色的连翘花、紫色的梧桐花,还有我未曾见过的羽毛华丽的山雀和翅膀斑斓的蝴蝶。

河谷的路其实就是卯

“等一歇”

吕庆

因为监管难以到位,住宅电梯禁烟始终是个难题、盲区,以往,只能诉

路过海宁路乍浦路,望见原先的胜利电影院由上而下悬挂着长长的关于阳光征收的标语,不由得停下脚步,一种离情别绪涌上心头。这一带曾是虹口影院的“金三角”,也留有许多美好的记忆。

伫立在虹口大戏院遗址纪念碑前,翻开厚重的中国电影院发展史的第一页:1908年12月22日,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此搭建的一座能容250位观众的虹口活动影戏园,首映西片《龙巢》,由此诞生了中国首家正规影院。1919年改名虹口大戏院,1965年成为虹口区文化馆剧场,1998年因海宁路拓宽拆除……

折入乍浦路,原先有个解放剧场,最初叫东和馆,日本人投资建造,专映日本影片。抗战胜利后改名胜利剧院,后易名上海文化会堂,解放后改为解放剧场。这座剧场在解放后上海文化史上留下过几道浓重的印记:1949年6月,三野20军文工团在此连演歌剧《白毛女》40多场;1950年7月,上海市文联在此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张爱玲以笔名“梁京”登记与会;1953年1月,上海淮剧团筱文艳、杨占魁等在此主演《梁山伯与祝英台》;1954年春节,上海市人民沪剧团筱爱琴等在此主演《王贵与李香香》;1958年7月,上海广播乐团在此首开星期广播音乐会;60年代初,周柏春、姚慕双等主演的滑稽戏《满园春色》在此走红……“解放”也兼放电影,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放映苏联《和平万岁》等纪录片和《彼得大帝》等传记片。“解放”也是沪上话剧演出的主打“营盘”,与“兰心”(曾更名上海艺术剧场)形成地理上的呼应,我在那里看过几场话剧。90年代,在美食街各色餐馆的包围中,“解放”难以“独善其身”,改建成娱乐城,仅有400个座位的剧场被安置在4楼。这些年来,虽保持着“解放”的名称,但剧场已不复存在。

对面临即将拆除的胜利娱乐城,以前是胜利电影院。“胜利”的历史要溯源到1929年,初名好莱坞大戏院,以后改称过国民、威利、民光大戏院。解放后更名胜利电影院,曾一度专放新闻科教片,1989年改为胜利艺术电影院。1990年放映改编自王朔小说的影片《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场场爆满,连映两个月,轰动沪上影坛。以后还举办过“郑君里电影回顾展”、张艺谋、巩俐电影作品展。前些年“胜利”淡出影院,改为网吧和娱乐城。

与“胜利”隔街相邻的是国际电影院,现在称星美国际影城。“国际”初名融光大戏院,1932年11月2日开幕,当年鲁迅常在此看电影。1946年易名国际大戏院,1949年12月改为国际电影院,1961年改建为宽银幕电影院。少时第一次往北过桥看电影,就在“国际”。印象中“国际”观众厅很长,有四五十排。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改建为立体声双厅影院,当时是与“大光明”“和平”齐名的沪上三座大型影院之一。

一个世纪前,电影偏爱虹口,让上海乃至中国首个影院落户于此。上世纪20年代,上海第一代新式电影院几乎都在虹口。这些年来,各种现代影城缤纷开幕,老字号单厅影院纷纷落幕后,“国际”依然坚守在虹口“金三角”,让人多了一份感动,也多了一份希冀:何时虹口能重振电影“重镇”的雄风呢?

石累累的河床,虽然也不太好走,但总能遇见不同的景物,似乎有无尽的奇妙景物等在前。这样我也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子。一出河谷就看见了夕阳下炊烟袅袅的村子。然而,当我跨进院子的瞬间却有某种莫名的后悔,后悔以前怎么不跟三叔去砍柴呢?直到三叔意外地离去,这种后悔更使我伤心不已。那些日子,我常常一个人拿着三叔做的“冲锋枪”站在村头的石坝上眺望远山,回想着跟三叔砍柴的情景……

在楼下等电梯,蓦然瞥见二十五楼的老王叼着烟走上台阶,我心里一阵紧张:这狭小的轿厢里,又要烟雾腾腾了!但这回,他远远地站在楼道外面,朝大家挥挥手说:『我等一歇!』大家也回以一笑。

这让我想起早晨出门时的一幕:轿厢门打开的刹那,一眼看见站在前面的上班族指间夹着烟,我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他会意地笑笑,按住电梯内的开门按钮,摇了摇手说:『等一歇再点。』我这才跨进了电梯……

『等一歇』,是今年三月一日本市实行公共場所室内全面禁烟后,我们这幢老公寓电梯里出现的新气象。以前,大楼里不少烟民,习惯出门时先点燃一支烟,外出回来舍不得丢掉烟屁股,哪怕身边挤着老人和小孩,在轿厢里照样悠然自得地吞云吐雾。不少带幼儿的家长只得尴尬地抱着孩子弃电梯而爬楼梯,腿脚不便的,就只好自己『等一歇』。

虹口『金三角』

郭红解

五月的大地

俞玉梁

五月的大地,满眼新翠,绣绿成堆,几乎找不到一块空地,一寸白水面。

我知道(我想),即使在造物主的眼里,现在,怕也是一年里最美丽、最开心、最欣慰的季节。因为,也许他觉得——

比起惊人丰硕的金秋收获季节,一个勤奋努力的播种和耕耘的开始,更值得首肯、赞许……